

◎创作谈

饮其流者怀其源

——关于《燕食记》的写作

葛亮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国是重视本原与来处的国家，丰厚的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更是中国人自立于世界的依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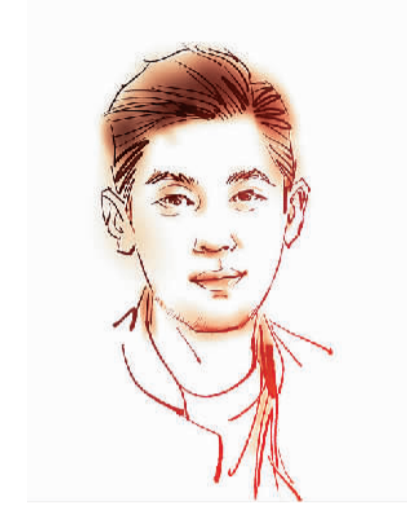
笔者生于六朝古都南京，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有着耳濡目染的亲切，潜移默化间成为日常。而长期在香港工作与生活，更让我体会到在中西交汇的语境中，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体会到不同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卓越能力。

我近年来的小说写作，自《朱雀》《北鸢》以降，一直致力于尝试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无论是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绵延流转，还是聚焦于工匠精神在当下的薪火相传，创作的过程，也是我不断深入与亲近中华文化之根的过程。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每一项我所接触到的“非遗”，如广彩、古籍修复，都是千百年的积累，集腋成裘、水滴石穿。而与匠人师傅的交流，其中的温度与深切的共情，更超过了单纯的案头工作所能带来的心灵震动。以此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也成为一种新路径，让我可以不断去接近传统文化厚重的本原所在。以上种种，也构成了我为生活20年的岭南书写一部长篇小说的驱动力。

中国地理上的幅员辽阔，带来文化精神层面的广袤与包容。近年对南方的书写，也使我对此有较深的体认。《朱雀》写我生长于斯的江南，凸显其文化底蕴的灵秀与深厚；我亦写过《瓦猫》，其有西南地区传统匠人精神与文人传统的合辙；而我更愿以绵薄笔力，将岭南传统文化作为基点，勾勒独特而丰赡的历史图景，这就是我历时5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燕食记》。

《燕食记》是一部以饮食为切入点的作品。选择这一角度，是对岭南文化近年考察的结果。岭南文化有着海洋性的文化质地，有着自然、感性的原生文化结构，开放、多元、海纳百川的人文品性。而作为粤东的重要名片，饮食显然是承载以上特点的绝佳佐证。如“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所言，“天下所有食货，粤地几尽有之，粤地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也。”由此可见，饮食也成为岭南最重要的文化隐喻之一。这隐喻中包含着历史的流转，也包含了文化的纷呈。《燕食记》中，它结合了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前者事关一座茶楼的变迁，由“得月阁”至“同饮楼”，由粤至港，是见乎日常的“三餐惹味处”，亦是风云跌宕的“半部岭南史”。后者以“太史第”作为探察文化传统的容器，它在历史中流转，围绕各种文化元素的叠合，仿佛时代的缩影。从望族的钟鸣鼎食至最平实的粥饭光景，从风雅绮丽的《独钓江雪》到铿锵有声的《梳洗望黄河》，可以看到少年的成长，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在时代的淬炼中，愈加坚韧与恢宏。南征、北伐、抗战，融合着每个人生节点和历史关隘的舌上之味。有关食物的记忆，汇成民族记忆最深层次的铭刻，这是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的辉映。

写作之余，我也在思考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于当下的意义。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燕食记》中关于当代的场景，发生在香港。讲好香港故事、岭南故事，也是讲好中国故事。香港的人文质地中天然的现代性与城市性，与传统



葛亮 郭红松绘

文化之间构成了奇妙对位。在以往的创作中，我特别重视香港的现代气质与传统文脉相对接的部分，在民间体现为对“侯王诞”“太平清醮”等古老节庆、仪典的尊重；在学院则至今保持着对古典学脉的接续与发扬，这其中，陈寅恪、唐君毅等国学大师的影响源远流长。我在《燕食记》中写到来自南粤的一道名菜“礼云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最平朴而民间的食材，却内蕴着体面而深沉的君子之道。

饮食是岭南传统文化在当下最生动而具有亲和力的呈现。《燕食记》以濒临失传的莲蓉绝技为引，勾连四代粤点师傅的命运起伏，也凸显了传统文化在时代变革中经受的考验与挑战。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食物中埋藏着民族文化的密码，而这密码或许会在时间的推演中沉睡，需要以时代精神去激



活，进而焕发出新的华彩。通过长时间的采风，在与不同年龄段的粤点师傅交流、请教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所谓“常”与“变”，既是时间的哲学，更是一种成熟文化形态的辩证之道。中国传统基因的基因是不畏变革、拥抱变革的。这变革中带有惜旧而布新的赤诚，亦包含和而不同的胸怀。粤点师傅五举和本帮菜厨师风行的结合，既是彼此人生的结合，也是两种菜系的水乳交融，如袁枚在《随园食单》所写，“凡一物烹成，必需辅佐。要使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出自五举之手的“水晶生煎”，无疑便是创造性转化的成果。而五举的徒弟路仙芝对他手工艺的继承，亦加入自己的原乡马来西亚的烹饪心得，并举一反三，开枝散叶。在《燕食记》中，传承的脉络既关于时间，亦关于空间。通过岭南饮食的传递，十分鲜明地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想到，美国电影艺术家斯特里普与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合作，以双语朗诵中国唐朝诗人王维的《鹿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盛赞，情同此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其中的韵味与意境，无须翻译与阐释，却能够如此自然地震撼你我的心灵。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不分国界、不分语言、不分人群的，势必会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且进且行、代代相传，被尊敬与欣赏，被赋予生生不息的力量。

在《燕食记》结尾，我写到，曾经独绝的莲蓉月饼的秘方被公开，成为民间共有的财富。这月饼，穿越了时代的风云，带着曾经的历史与传奇，历经沧桑的铮铮民族风骨，进入寻常百姓家。个中滋味，仍是绵延如昔，余韵悠长。（作者系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钢的城》 书写炉火钢花中的奋斗人生

“大冶钢厂的兄弟姐妹是我的发小、同学、工友、初恋、兄弟。他们读到我的书，都在对号入座找自己，有的哭，有的笑，有的还忍不住八卦。所有人都说，谢谢你，你在帮我们找回青春，在帮我们代言。”作家罗日新说。近日，他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新作《钢的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读者奉献出一曲钢铁行业的改革之歌。

打开《钢的城》，一幅作家手绘地图清晰呈现在眼前，一轧钢厂、运输部、钢研所等建筑展示着长江之畔这座钢铁巨龙的形态，小说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正发生在这里。“我从小在湖北黄石的大冶钢厂长大，大学毕业后在大冶钢厂炼钢，下海之后也一直从事与钢铁相关的工作。如今拿起笔一字一句写钢，面对钢的城、钢的人，我就没办法不用心。”罗日新说。他为小说中的钢铁厂命名为“临江钢厂”，以大冶钢厂为原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对故乡、对钢铁行业的热爱。

小说中写道：“临钢有百年历史，前身是晚清洋务运动中，总督张之洞主政湖北时兴建的汉阳铁厂，也是当时清政府治下唯一的新式钢铁企业……1949年之后，钢铁厂重新兴盛，位居中国八大特钢企业之首，有‘共和国工业摇篮’的美誉。这摇篮里，有数万名工人、数千个家庭，由此又衍生出为这数万家庭服务的行业：医院、学校、托儿所、菜场、商店、电影院、广播站、邮政所、银行、饭馆……钢厂于是成了钢的城。”在这座钢的城中，从1994年底一场普通工人的婚礼开始，改革者易国兴、祝大昌、俞刚，普通工人吴回岩、活宝、赖子、叶老实等人物轮番登场，三代人共同叙写钢厂改革转型、资产收购并购以及贸易战中钢城改革发展的变奏曲。

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有一代代改革者直面社会浪潮的勇气和魄力，更有普通人在社会转型期的奋斗与坚守。《钢的城》塑造了大小人物60余个，涉及各社会层级，既有易国兴等改革决策者、弄潮儿，也有祝大昌、傅佳钢这类管理骨干，孙锦西等技术骨干，还有活宝、赖子、叶老实等普通工人。他们的真实可感与作者的亲身经历密不可分。罗日新说：“这些人大多有原型，是我的发小、工友、领导、合作伙伴，我们一起走过大时代的风风雨雨，分享着共担风雨、共建功业的创业记忆。与其说是我写《钢的城》，不如说是我的兄弟姐妹们跟我一起写了这部书。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时代主角，钢的城名副其实的主人。”

在近日举行的《钢的城》新书发布会上，与会评论家认为，小说根植生活、视野开阔、充满理想主义者的情怀，既写出了百年钢厂的生存韧性，也塑造了工人群体的心灵雕像。这部作品是向中国钢铁史、中国钢铁人致敬的图书，是难得的从生活中长出来、从阅历中熬出来、从对文学的赤诚中炼出来的作品。

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说：“这是一部内行人书写的钢铁百科全书，也是一部有历史、有情怀的城市传记。《钢的城》是中国钢铁工业百年历史的文学缩影，是新时代钢铁企业改革发展的解剖样本。”

本报记者 张鹏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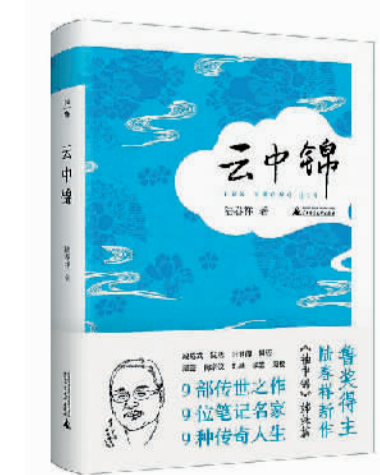


◎新作评介

云中谁寄锦书来

——读陆春祥散文集《云中锦》

刘军



陆春祥是位专注于中国古典笔记资源，且重新赋予笔记以当代调性的散文作家。《云中锦》作为其最新散文集，是关于笔记作家的笔记集成。在一篇评述文章中，针对陆春祥的创作，在体式层面，我将其定义为独创的笔记体随笔。鲁迅先生曾提出选材要严、开掘要

深的创作观，对陆春祥而言，可以用选材集中、开掘绵延加以比拟。陆春祥的专注度、功课的扎实与充足、立意的迁延、处理上的变化，成就了其系列笔记体随笔的深度。这部作品之所以“熬制”得特别好，一方面缘于配方，另一方面则缘于作家的主体心态。配方层面，作家在序言中将不同年代的9位古典笔记名家云集于一所高堂之上，让他们热热闹闹地开了一场论坛，并将自己虚设为书记员的身份，居于会场一隅做记录。这一精巧的设计，实际反映了作家回到历史发生现场，通过丰富的史料去贴近具体的个人这一努力。作家心态层面，古今之间，须臾之间，能看得见作者写作序言时的放松，其中始终荡漾着一种幽默感。

《云中锦》选取中国古典笔记的9位代表作家为书写对象，他们分别是唐朝的段成式、北宋的沈括、北宋南宋之间的叶梦得、南宋的洪迈与周密、元代的陶宗仪、明初的刘基、明末清初的李渔、清代的袁枚。从这份名单里，可看出作家对古典笔记作者的取舍和评价上

的权重，也可从中见出两宋笔记繁盛的面貌。

《云中锦》计26万字，抛开序言和后记，分配给9个笔记作家的文字平均下来每人接近3万。集子的内容实则是9篇人物素描，每篇作品在结构上大致可切分为缘起、仕途或问学生涯、笔记写作、身后事、故地拜访几部分。缘起部分，一般会从笔记作家的家世讲起，重点渲染对少年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家人，这里面父亲的角色出场较多。仕途或问学生涯部分，9位作家中除了陶宗仪和李渔之外，皆通过科举或举荐很早进入仕途，他们少年天才，政绩卓然，最后又多退至书斋，纷纷将笔记写作作为人生归宿。笔记写作部分，除了钩沉笔记作品的创作时间和创作心态外，陆春祥极少自己站到文字里去，正面评述《武林旧事》或《闲情偶寄》的成就得失，而是勾勒作家创作的坚实基础，他们的博闻强记，他们对野史传闻的兴趣，以及他们在当时无法实现的志趣。身后事部分较为简略，以简单的线条叙述作家们人生落幕的时刻。故地拜访部

分，叙述的则是“我”的寻访，通过对故居、墓地等的拜谒，试图在物质性遗存中唤醒一种特殊的温情与敬意。这里的逻辑，如瑞士思想家阿米尔宣称的那样，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个心灵的境界。

以书中《戊卷——癸辛街旧事》为例，癸辛街位于杭州，也是陆春祥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周密曾在这条街住了40年，他的《武林旧事》《齐东野语》即创作于此，因此这个题目对应了周密小传的写作内容。缘起部分以“齐人周密”为题，其父在南宋做过中下层官员，且辗转多地，家中藏书甚丰，给作家的成长提供了良好条件。仕进部分，叙及周密担任南宋和剂药局局长的5年。交游部分则以西湖吟社为题，再现了周密与当时文人的唱酬。入元后，则有他与赵孟頫的因缘际会。笔记写作部分引出周密的故国之思。故国之思是元初江南文人的普遍情感，表现形式不一，诗书画笔记杂谈，不一而足。作家的笔触集中在周密两本笔记作品的特点上，即宋人的生活实录，虽平实琐碎，然则一枝一叶总关情。身后事和故地拜访部分，在周密卷中极其简略，千字之内实现收束。

在《云中锦》这本散文集中，除了位居卷首的段成式之外，余下的8位笔记作家，皆以江南为轴心（其时段成式也做过5年的浙江处州刺史），徐徐展开他们的江南生活和写作，而作者陆春祥生于富春江边的桐庐，工作于杭州。或许是出于某种地缘的亲近，他对江南人物，尤其是自己熟悉的笔记作家，自然独有倾心之处。



第三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颁奖

本报（傅振举）9月11日，第三届吴承恩长篇小说颁奖典礼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举行。本届获奖作品共7部，分别为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蒋韵的《你好，安娜》、王晋康的《宇宙晶卵》、胡学文的《有生》、张平的《生死守护》5部全国获奖作品以及于兆文的《大胡庄·1941》、魏嘉陵的《特别党员》2部淮安籍本土作家作品。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组委会主任施战军表示，为民族复兴抗争、奋斗、行走、学习、劳动、歌唱的家国情怀、骨肉情谊和面向美好未来的生命力，是本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的价值取向，也是每一个对自己的文学志业有坚定之心和坚毅之行的写作者必将抵达的诗与远方。

据悉，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由淮安区于2016年设立并主办，《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江苏省作家协会为学术支持单位。截至目前，该奖已产生20部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的获奖作品，其中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获奖作品《主角》、第二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获奖作品《人世间》获茅盾文学奖，并被搬上屏幕。本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自2021年6月面向海内外征稿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作家与文学爱好者投稿近300部，比前两届有较大幅度增加。